

傳至他邦聞此盛舉以例慕效則有罪免于刑戮者或
有其人仁愛之至其所關係甚大侍宰者莫不感歎此舉焉
公應輪王寺門主公辨親王之需贈以沙門堂記錄元錄
十三年騰寫成公疾革十二月朔夜中村顧言草跋取進
止公命顧言加光因嘗一本今新騰寫二句此公之
絕筆也

元錄四年修那須國造碑鑄鏡納螢中徑五寸銘其背曰那
須國造墓有碑不勒名啓墓索無誌仍舊復脩螢鳴呼斯
何人有靈耶無靈歟者若有知盍鑿我哀誠

元錄 年禪智院日通來赴久昌寺事竣歸于京師

公命工製書架手書抹金以贐之銘曰卓之勞領手之勞
脇斜架款書身直便着

右銅印記至此皆公所作也又有公授意侍臣使
作親點胤之者如史館警漱石所規約久昌寺法式是
也今載于左

史館警

- 一會館者可展半入未列退
- 一書策謹不可汚壞紛失之
- 一書談論宜最之戒
- 一論文考事各當竭力若有他所駁則虚心議之勿執獨見

一在席勿怠惰放肆、

漱石處規約天和三年
癸亥之夏

一禁不動堂上、食肉乱行、

一禁漢釣前池、

一禁攜美味旨酒、耽遊樂及夜陰、

一禁坐論先後、競爭便地、而至喧囂、

一禁盥漱投葷肉、唯許浮觴、浸瓜果、北泉之流、不在此限、

久昌寺法式

一啟學法華者、不論受布施、不受布施、一致勝劣、富士

門造、并他宗學徒、盡可許掛錫、若恣我意、不改衣體、

返及法論之徒、速可擯出寺門、

一修正會、中興忌、涅槃會、佛生會、盂蘭盆、祖師忌、開山忌、

本願忌、大衆可具威儀、會于佛殿、嚴重脩法事、

一每月十三日、十四日、有時、大衆可搭七條衣、展鉢之式、如

法行之、

一正月自元旦至三日、除夜安居之始、終、每月朔、大衆

可具威儀、拜住持、

一冬夏安居之暇、可尋宿師、碩德、學他家宗義、

一僧房寮舍、不可安佛像、但掛曼陀羅、

一葬斂之儀、常先庵主專、之住持、不可至葬處、如其薦

按則當於佛殿行之、

一 不論有緣無緣及發於道路、葬於本山者、住持當資其冥福、

一 墓上石誌、前刻法華首題及法名、後刻姓名年月、若墳墓碑石、從雖為儒法、可隨其檀越之求、然禁祭之以酒肉、一鬼簿錄法名、其下記姓名鄉里年月及事實、不論貴賤、可 冥福、

一 近世薦亡者、修法事、出其牌位於佛殿、香華茶菓備極供養、而佛前供具不及其百分之一、是大訛也、夫薦亡之法、以諸供物奉獻如來、勒修法事、則依其功德亡者昇

脫、然不供如來而惟供亡者、則豈理也哉、向後薦亡法事、當如法行之、至亡者牌位、則於其平生所安之處、供養而可也、

一 近世富人死、則不論其門地下賤、妄費財物、高大其石誌、莊飾其牌位、而無士庶人之別、向後石誌牌位、共可堅守所定之制量、

一 以香火寺名、為創建檀主之號、乃本朝中古之風、而名卿鉅公之稱也、然近世僧徒、不論士庶、謾授院号、是大訛也、向後堅禁之、且夫院號之下、安殿字、乃叢林禪徒、所傳謬、而甚無義理、向後縱雖有官爵者、有故號院号、

亦不得安殿宇

一世在書經文於布衫以為私人服名曰經衫是大訛也夫經典當如法書寫尊重恭敬然書于布衫以經真骸遂至焚燒而為灰燼非法之罪莫斯為甚向後以禁之

一近世名曰橫被者古之覆肩也夫覆肩者本是及之服而非僧之服佛在世阿難一人有因緣聽覆肩今僧徒著之者大違佛制又五條小袈裟者給子之類乎給子者唐朝南方禪僧之所著也釋氏要覽引根本百一羯磨強為會通雖曰實勝空身而非佛制而禪僧妄作則何為用之又袈裟上色帶名修多羅者是亦後人謬

制而古師所訂也又法服之領名曰僧綱者亦後人妄作也名花帽子而裹頭者本是國俗及女之所蒙也僧徒用之者其始起於禁裏御修法密徒之所蒙也是禦寒之服耳今當宗僧徒襲其謬競以蒙之遂冒祖師像甚至以綿帽代之非法之甚不足掛齒牙向後著如上諸服者不許入寺門况於共住之僧徒乎慎勿著非法之服

一念殊本是譯佛號經咒而計其數之具也近世僧徒拜佛時揉以為聲甚無謂矣夫揉以為聲乃脩外法者所作也當宗僧徒豈為外法者之態乎向後以禁之

一近世鬼子母神之像、冒頭上以俗衣、褻慢之甚、殆似弄
傀儡、向後豎禁之、當如法供養、

論日月食曰、日月麗乎天、日遠而行疾、月近而行遲、晦朔
日、與月遇、則月在于下、相疊而隔日、故日為所掩而無光、
是日食也、月作無光、受日之光、清輝晶瑩、至望、日月正相
對、中間隔以地球、行道少有不同、則日輪從地外照耀、故月
受其光、而圓滿同度、同道、則月輪在地影之上、日輪在地
球之下、日光不能照之、故失其光、是月食也、後世天學精密、
推步度数、不差尺寸、灼如日遠而月近、上下千載、日月之食、

可坐而推步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日食止三十六、自
今推之、當六七倍於此、蓋春秋之世、天學未精、陰雨晦冥、食
而不見、則人不能知之、魯史僅書所見耳、孔子直據史舊文、
而書之、漢儒災異之說、穿鑿附會、失其義也、若度數之外、
有連月之食、或日月薄食、或晝晦之類、則天變也、其可推
步而知者、非災異也、

又曰、漢儒洪範五行傳、宜乎不行於後世也、堯之火水湯
之大旱、周宣王之旱魃、漢文帝之天變、謹按、文帝前三年、
十月十一日連月
日食、其餘元年、至六年、災
異屢見、蓋公指此也、此皆賢聖之君、而遇此災異、何也、
昏亂之世、及有年穀豐登、訖無災異者、此又何也、天道

益心不可思量臆度唯修人事守常道善為政則何患乎災異若政事之不善可謂災異矣失政而不畏天是悖理之甚者也

又曰士人門戶貼靈符或佛經卷數云可以避災害神佛果能擁護則雖施于內可以禳戶外之殃而顯然揭之門戶不亦可羞哉若曰戶內之符不得護外則禱上護身保不可救手足之難其惑滋甚矣又每歲五月九月十二月換新換舊神佛豈以新舊為厚薄哉不過巫覡貪利之計耳可不察哉

又曰今世稱伊勢御師每歲為人家領神太麻及供物殆遍海內我聞神清淨而不雜况伊勢為回家宗社士庶人安得并受而不論鄙褻猥雜戶至而家授之不過利其錢帛之計耳果能副神明之意乎神當敬而遠之不知之甚也

又曰修淨業者高声作唱和念佛非是唱和念佛在會坐時事也獨自唱和果何所見哉又淨土宗十月六日至十五日修佛事謂之十夜殊無意義二月二十五日法然忌日也當作佛事以報其恩今檀越家不知修之如法華宗能修日蓮忌却可取也

又曰僧以出離塵俗為本色受施于人日用皆資於人原

無一物可為我有者、而贈物于人、謂之汗家戒律之所禁、今僧不知此義、贈遺不異於俗、吉月令辰、必至檀越家齋物、以伸賀儀、皆非佛祖之遺教、未法之弊也、

又曰、寺安祖師像、蒙頭以帽子、或纏或亦不知怪、玩弄像教、甚乖佛制、可不戒哉、

又曰、世俗有年少乘氣自驕者、至老不減、為人嘲笑、決不可為也、又有一種頭陀、跏趺香、貫臂燒香、呈露醜態、過街巷者、此非佛氏之正制、皆可禁斷、

又曰、通移借貸、人所不能無者、然不揣己分、糜費財物、負債而不能償、其實與盜賊何異、修借貸時、宜思備償之

術、苟無可償、自可省費、不得已而借之、宜速還之、

又曰、山林植松杉、有國者所當用心、山林茂而材木多、則國用贍足、故山林務欲蕃衍、藉鬱植之有法、擇取松杉樹老幹大者、種其子、則苗長而成大木、樹稚幹小者、子則不能成大木、杉樹壓掉者、中虛而不中用、此皆不可不知也、

又曰、國主頒采邑於家士、不可給與山林、何則、濫伐材木、不能蕃茂、其國必易淺露、故山林須國主治之、

又曰、民家有竈、勝於爐、關東之民、性懶不設竈、而用爐、此可教民、廢爐設竈、

又曰、本邦妊婦滿五月、則加帶、唐山婦女鬲下結帶、又着袴緊束之故、懷孕時、不別加帶、本邦婦女腰間緩帶、故不加帶、則胎長腹大而產難、故加帶為是、

又曰、痘瘡收靨後灌湯、產婦使喫糲糰、唐山醫書雖無所見而、本邦習俗既久、不可疑懼、痘後不灌湯、則還元必遲、產婦不喫糲糰、則氣血難復、凡彼與此、風氣不同、本邦自古、所傳治療之術、多有經驗可用者、

又曰、伊豆真鶴海上、可四五町、出鯽魚、味極佳、不異于北海所產、其旁側所出、則不佳、一樣洋海中、物產不同、如此造物之妙、不可蟲測、

又曰、瞽者檢校、勾當、皆其僮輩中階級、而不足教也、受人全帛、分而有之、檢校以下皆然、其實與乞兒無異也、

天保己亥歲

二月始業十二月卒業

政友